

T

H

Ray Bradbury

E

M



A N



火星
编年史

C

H

R

O

N

A

C

H

E

RB

雷·布拉德伯里
精装纪念版

The Martian
Chronicles

Ray
Bradbury

〔美〕雷·布拉德伯里
——著
林翰昌
——译

火星 编年史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星编年史 / (美) 布拉德伯里(Ray Bradbury) 著;

林翰昌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8

(布拉德伯里逝世5周年; 精装纪念版)

书名原文: The Martian Chronicles

ISBN 978-7-5327-7550-7

I. ①火… II. ①布… ②林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7726号

Ray Bradbury

THE MARTIAN CHRONICLES

Copyright © 1946, 1948, 1949, 1950, 1958 by Ray Bradbury, 1997 renewed by Ray Bradbu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 09-2010-290(1)号

火星编年史

The Martian Chronicles

Ray Bradbury

雷·布拉德伯里 著

林翰昌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邹滢
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 私制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5 字数 135,000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550-7/I·4611

定价: 4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0-86683980

“恢复好奇心是件好事。”哲学家如是说，“太空旅行又一次让我们所有人重返童年。”

目 录

一九九九年元月	火箭之夏 /1
一九九九年二月	伊拉 /3
一九九九年八月	夏夜 /22
一九九九年八月	地球人 /26
二〇〇〇年三月	纳税人 /49
二〇〇〇年四月	第三次探访 /51
二〇〇一年六月	——而月色依然明亮 /77
二〇〇一年八月	开拓者 /116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	绿色早晨 /118
二〇〇二年二月	蝗虫压境 /126
二〇〇二年八月	夜半的交会 /127
二〇〇二年十月	彼岸 /141
二〇〇三年二月	过渡时期 /143
二〇〇三年四月	音乐家 /144

二〇〇三年六月	翱翔天际 /147
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	命名 /169
二〇〇五年四月	厄舍古屋的续篇 /171
二〇〇五年八月	老人 /199
二〇〇五年九月	火星入 /200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	旅行用品店 /220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	淡季 /223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	观望者 /242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	寂静的城镇 /245
二〇二六年四月	漫长的岁月 /262
二〇二六年八月	细雨将至 /279
二〇二六年十月	百万年的野餐 /289

一九九九年元月 火箭之夏

一分钟前，俄亥俄州还笼罩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之下。大门深锁，窗户紧闭，块块窗格也因霜雪的覆盖而失去了光彩；细长的冰柱如珠帘般自屋檐垂下；孩童在山坡上滑雪嬉戏；主妇们则在冰冻的街道上踽踽而行，身着厚重的衣物，像极了紧紧裹着毛皮的黑熊。

倏地，一股绵长的暖意穿过了这座小镇。热风如海水般恣意泛滥奔流，仿佛有人忘了将面包烘焙坊的大门关上。热浪惊动了小屋，唤醒了树丛，直往小孩身上招呼。冰柱坠落、粉碎，随即化为一摊清水。

门扉打开，窗户拉起，孩子们纷纷褪去毛织服饰，主妇也卸下她们熊一般的伪装。地上霜雪初融，现出昨夏青葱的草地。

火箭之夏。话语在开敞通风的房舍间口耳相传。火箭之夏。温暖、干燥的空气改变了窗上冰霜所构成的图案，拭去冬季特有的自然艺术。突然间，雪橇与滑雪板完全失去作用。雪，原本欲从寒冷

天空下落至镇上的土壤，也在坠地之前就变成热呼呼的雨滴。

火箭之夏。人们倚靠在滴水湿漉的门廊，仰望着泛红的苍穹。

火箭矗立在发射场，大口大口地喷出粉红色的火光和热气。在这个寒冬的早晨，它却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每一次深呼吸都带着夏日的信息。火箭，改变了时节；夏，就在短短的刹那，驻足于这片冰封的土地……

一九九九年二月 伊拉

红红的火星上，寂寥空旷的海滨，坐落着一幢由晶柱搭建的房舍。那儿就是 K 氏夫妇的家。每天早晨，你会看见 K 太太品尝着水晶墙孕育出的金色果实；或是手捧磁尘，将屋子内外清理得一干二净。磁尘能吸附污垢，熏风一吹就了无踪迹。午后，恒常不变的大海依旧平静、温暖；园中的酒树站得挺直；不远处的火星骨镇悄悄掩上门扉，街道上不见任何人影。你会看见 K 先生端坐房中，阅读着一本金属制成的书册。他的手宛如弹奏竖琴般轻拂着书中浮雕的象形文字；就在指尖滑过之处，一种古老而轻柔的声音响起，咏唱着当年大海仍是陆缘一片殷红雾气的时候，古代人们率领成群金属昆虫和电动蜘蛛投入战场的故事。

K 氏夫妇在这死寂的海边生活了二十个年头。他们的父执先祖也在同一间屋舍里度过一生。这栋房子，如花朵般随着太阳旋转，日复一日，已有千年之久。

K 先生与 K 太太的年纪不算大。他们有着纯种火星人细致的

古铜色肌肤，黄色眼睛大如铜钱，柔软的声音和音乐一样悦耳。曾经，以化学火花谱出幅幅美丽图画，是他们钟爱的休闲；当酒树所酝酿的碧绿琼浆溢注运河，他们也曾在其中泅泳嬉戏；或者，两人相偕进入挂满蓝色磷质画像的聊天室促膝畅谈，直到破晓时分。

然而，他们现在并不快乐。

今早，K太太站在楹柱间，倾听阳光蒸融着瀚漠黄沙，将之融聚成蜡；远远看去似乎就奔驰在地平线的彼方。

有事情要发生了。

她等待着。

她望着火星的蓝色天空，仿佛它随时可能收紧、溃缩，在那滚滚的沙尘之上，释放闪耀的奇迹。

结果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她等得累了，回身穿过烟雾缭绕的廊柱。一股柔和的水花从柱顶凹槽溅下，舒缓周遭焦灼的空气，轻轻地落在她的身上。炎热的天气里，这总像漫步在山涧里一样畅快；清凉的涓涓细流在地板闪烁着晶莹光彩。远远地，她听见丈夫不停弹奏他的书本；手指操控着古老的旋律，毫无倦怠之意。静静地，她期盼有朝一日，他能再度亲近她、拥抱她，好似抚弄着小竖琴，一如当下触读那些奇妙书本的时间和心神。

但这一刻恐怕永远也不会到来。她摇摇头，不自觉地耸了耸肩，带着几许宽恕与包容。她轻轻合上眼睑，覆住金色的眼珠。尽管青春美丽犹在，婚姻却让人显得惯常而苍老。她躺在一张可随不

同姿势而调整的椅子上。紧闭的双眼掩饰不了内心的悸动和紧张。

梦境开始了。

伸直的棕色手指剧烈抖动，在空中挥舞，好像急切地要抓住什么。她随即坐起，仿佛受到某种惊吓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K太太迅速环顾四周，像是期待有什么人会出现在她面前。楹柱之间一片空无，她似乎觉得有点失望。

她丈夫出现在三角门前。“你在叫我吗？”他急躁地斥问。

“没有！”她大声否认。

“我刚刚好像听到你在大吼大叫。”

“有吗？我刚刚快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！”

“现在是白天啊！你以前很少这样的。”

她呆若木鸡地坐着，方才的梦境直扑而来，历历在目。“那个梦好奇怪，真的好奇怪。”她喃喃低语。

“哦？”他显然想要快点回到书中世界。

“我梦见了一个男人。”

“男人？”

“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有六英尺一英寸高。”

“这么诡异？你竟然梦到一个巨人，一个畸形的巨人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”她试着要找出适切的词汇，“他看起来还算不错，只是高了点。而且他还有——噢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认为这听起来很愚蠢——他有着蓝色的眼睛！”

“蓝眼睛！我的天哪！”K先生叫道，“你还梦到些什么？别

跟我说他的头发是黑色的……”

“你怎么猜到的？”K太太兴奋异常。

“我只不过挑一个最不可能的颜色而已。”他冷冷地回答。

“没错，就是黑色！”她叫道，“还有还有，他的皮肤好白好白；噢！他真的很不一样！他穿着一套奇怪的制服，从天而降，还客客气气地跟我说话。”K太太言谈中未掩愉悦之情。

“从天而降？这太荒谬了！”

“他是搭乘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金属物体而来的。”她回忆着梦境，合上眼，试图让画面在脑海中重新成形，“我梦见有个像硬币一样闪耀的东西划过整片天空；突然间，它竟然就变大了，然后缓缓降落到地面。那是一艘长形的银色飞船，圆圆的，十分怪异。接着银色物体的边缘开启一道门，高大的男人就走了出来。”

“如果你工作勤快一点，就不会做这种胡思乱想的梦了。”

“我还比较喜欢这样呢！”她回应着，同时身子往后躺下，“以前我从未发觉自己还有这样的想象力。黑头发、蓝眼睛，还有白色的肌肤！多么奇怪的一个人哪！而且——他长得还挺俊的。”

“真是欲求不满的想法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不厚道。又不是我刻意把他幻想出来的，只不过是打盹的时候，偷偷映入我的脑海而已。可是感觉上又跟做梦不太一样，它是这么突然，又这么特别。这个男人看着我，然后对我说：‘我是从第三行星驾宇宙飞船过来的。我叫纳撒尼尔·约克……’”

“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愚蠢？根本不是人会取的名字嘛！”

K 先生的反感表露无遗。

“当然很笨，这只是个梦而已啊！” K 太太轻声辩解着，“他接着说：‘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星际航行。船上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我朋友伯特。’”

“又一个蠢到极点的名字。”

“然后他说：‘我们来自地球上的一座城市，噢，地球是我们行星的名字。’”她继续说道，“他就说了这么多。那个名字是‘地球’没错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尽管用的是另一种语言，但我竟然可以在心中完全了解他说的话，我猜这大概就是心电感应吧！”

K 先生转过身去，准备离开，然而她脱口说出的话却止住了他的脚步。“伊尔？”她轻声呼唤着，“你有没有想过——呃，或许真的有人住在第三行星上面？”

他耐着性子解释：“第三行星是不宜人居的。科学家说那里的大气含氧比例太高了。”

“但如果那边真有人住，不是很神奇吗？何况他们还能乘坐某种飞船穿梭在星际间呢！”

“伊拉，说真的，你知道我有多讨厌别人在我身边闹情绪。我们还是继续做自己的事吧！”

当日，接近黄昏时分，她在楹柱下漫步，伴着溅洒而出的水花，开始唱起歌来。她不停地唱着，反复地唱着。

“那是什么歌？”她丈夫终于按捺不住，手指啪地一响打断歌声。他走了进来，坐在桌炉旁边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被自己吓了一跳，惊讶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捂着嘴。太阳渐渐西沉，房子随着光线的消逝，像朵巨花慢慢合拢。柱间吹起了风，桌炉里滚烫炽热的银白岩浆不停冒出气泡。风儿扬起她红褐色的头发，在耳边轻轻吟唱。伊拉一语不发，眺望着远方一片灰黄辽阔的干涸海床；她似乎忆起什么，黄澄眼睛变得柔和、湿润。“在你双眸凝视下，我俩共进此酒；吾亦回眸以报君，誓言此心不变。”^①她启齿而歌，歌声呢喃、纤细、舒缓，“抑或杯中留一吻，吾终不再续斟。”一面哼着，双手一面在风中微微摇摆。她眼眸轻闭，唱完了这一曲。

歌声真是美妙。

“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。是你自己编的吗？”K先生质问道，眼神甚为锐利。

“不！是的！不！不！我真的不知道！”她慌乱地回答，言辞闪烁不定，“我甚至不晓得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！那是别的语言！”

“什么语言？”

伊拉完全不带任何知觉，愣愣地将部分餐肉投入炖煮用的熔岩里。“我不知道。”须臾，她取回餐肉，稍事料理之后，盛在盘中

^① 英国诗人本·琼森 (Ben Jonson, 1572—1637) 的作品《给西莉亚的歌》(Song to Celia)。

端给 K 先生，“我猜，这只是我自己的疯狂想象吧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”

他不发一言，只是盯着她在嘶嘶作响的火盆上烹煮晚餐。太阳早已隐遁。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夜色笼罩整个房间，像是泼上天花板的暗色酒液，淹没了楹柱，也淹没了两人。只有银色熔岩散发出的光芒，照耀着他们的脸孔。

她又开始哼起那首奇怪的歌曲。

K 先生忽然从椅上跃起，怒气冲冲，大步走出房门。

稍晚，他独自一人用完晚餐。

他站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看了太太一眼，一面打呵欠，一面提议说：“咱们今晚骑焰鸟进城，找点乐子吧！”

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？”她说，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“可是我们已经有半年没出去玩了！”

“所以我觉得这主意不错。”

“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想出去啦？”K 太太说道。

“别用这种口气说话。”他语带怒意地回答，“你到底要不要去？”

她远眺着黯淡的沙漠。一双皓月正缓缓升起。清凉流水轻柔地滑过趾间。她开始微微颤抖。她真的很想静静地坐在这儿，无声无息，就这么静止不动，直到事情发生。那件她成天都在期盼、虽然

希望不大、但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事。歌声在她心头浮掠而过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为了你好，还是去吧！”他催促着。

“我累了。”她回答道，“改天再说吧。”

“你的围巾在这儿。”他递上一个小瓶，“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出去走走了。”

“你每星期不是都会去硅市两次？”她正眼也不瞧他一下。

“生意嘛。”

“噢？”她轻声地对自己说。

小瓶内倒出某种奇特液体，接触到空气就化作一缕蓝雾，环绕在她颈上，冉冉飘动。

焰鸟静静地等待，如同炉中煤火，在清凉平缓的沙地散发光彩。白色的座篷在夜风中鼓起，轻轻摇曳着，上千绿色丝带将之牢系在鸟儿身上。

伊拉躺在篷中，丈夫号令一发，焰鸟腾跃、燃起，飞向黑暗的天空。丝带绷紧，篷子也随之扬升。滑过的沙土因摩擦而低鸣；蓝色的山丘不断地向后飘移、浮掠；他们的家园远远地被抛在后头；还有那洒水的雨柱、合拢的花朵、歌唱的书册，以及地板上潺潺的涓流。她的眼睛没有注视先生，只是听他吆喝鸟儿，命令它们愈飞愈高；千万个火光，就是天空中红黄相间的烟火，牵引着花瓣般的座篷，在风中焚烧、飞翔。

她并未鸟瞰其下细小如骨制棋子、死寂而古老的城市，亦不俯视那充塞着空虚和幻梦的老旧运河。他们好似月亮暗影，如同熊熊火炬，飞过枯竭的河流，越过于涸的湖泊。

她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天空。

伊尔说了些话。

她还是呆呆地凝视着天空。

“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在说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

他吐了口怨气。“你应该要仔细听的。”

“我在想事情。”

“我从来不认为你是个爱好大自然的人，不过今晚你对天空倒蛮有兴趣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今晚的夜空很漂亮啊！”

“我在想，”她丈夫缓慢地吐出一字一句，“晚一点我要打个电话给胡乐。跟他说我们找个时间，噢，大概一整个礼拜吧，到蓝山度个假。这只是个初步的想法……”

“蓝山！”伊拉一手抓着座篷的边缘，猛然转身面向他。

“我只不过提议一下而已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她颤声问道。

“我想明天就出发好了。你知道，早点去什么的。”他随性地回应。

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早去过呀！”